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七十四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傳第五十九

宇文章楊王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攷裔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賚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

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
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友善貶桂州卒融明辯長於
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為京兆賢其
人厚為禮時天下戶版刑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
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
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
農使鉤檢帳符得偽勲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庠狄履溫賈晉

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

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
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繒帝悅引
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
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
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羣臣大議公卿雷
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
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

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獲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

狗鼠何能為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
為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
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
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
丘分總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
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又受
賕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且復用訾詆不已帝疾其黨
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為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

即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隄堰
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為稻田權陸運本錢收
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為鴻臚卿兼戶部
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
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
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
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
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度朔方

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王真公主
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為汝州刺史居宰
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
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
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贓饋狼藉
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
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
不行為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

以侈上心百姓愁恐有司寔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
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于融云
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
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
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
杖架以高庳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揚國忠
頡政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其酷
乃以審為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終和永二

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為惠宣太子妃妹為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蚤繇祕書丞歷奉光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揚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巨萬玄宗咨其才擢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闕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汜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漚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漚水銜苑左有望

春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羣
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並貯之潭篙
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
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
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力士甕飲器茗
鏑釜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蚶膽翠羽吳郡方文綾
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
駭異先是人間唱得休紇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末

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成甫以堅大輸南方物與歌
語叶更變為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名吏唱習至自衣

缺勝衫錦半臂絳冒額立艫前倡人數百皆巾幘鮮治
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
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進惠
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賞
有差蠲役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
進魚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

城縣男堅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寵惡之堅亦自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鞠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鉷吉溫等文致其獄帝惑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

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絕復貶堅

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蘭為將作少匠冰鄴令
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
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
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內供奉鄭欽說監察
御史豆盧友楊惠嗣薛王瑄皆免官被竄堅始鑿潭多
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
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

償輸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
利可汗乃得歸為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
吏以嚴辯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
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
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
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慎矜沈毅任氣健
而才初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

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
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
慎名大理評事為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
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汗傷貴州縣償所
直轉輕齋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
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林甫用
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兼侍御
史更以蕭諒為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為陝郡太守林

甫知慎矜為己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雖林甫亦不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為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擢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已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為後

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
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
其辯惠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奏為慎矜
家所賣帝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
素聞敬忠挾術間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
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又白厭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
國忠國忠鉞方睦陰相語始慎矜奪鉞職田辱詬其母
又嘗私語讖書鉞銜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

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稱引慎矜帝愕然曰爾親
邪毋相往來鈇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侵侮不為禮慎
矜怒鈇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蓄讖緯妖言
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方在華清宮聞之震怒收慎矜
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昊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
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士曹參軍吉溫繫慎餘慎
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劾瑄
與慎矜共解圖讖榜掠不服鉉遣御史崔器索讖書於

慎矜小妻卧内得之詔曰逆賊所寘固密今得矣以示
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温又誘敬
忠首服詰言慎矜不能對有詔杖敬忠賜慎矜瑄死籍
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湊天馬副監
万俟承暉閑廐使殿中監韋衢等坐竄徙者十餘族所
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
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
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

於謀已兄弟併命姊老孤憐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
絕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置
不凡著稱於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
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
寶應初慎矜王琚韋堅皆復官爵

王鉞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為鄆尉遷監察御史擢
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為才進兼和市和糴
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

使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鉅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鷙擊狼噬鉅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鉅更奏取脚直轉異貸百姓間闕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腳士大抵貨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鉅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鉅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

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廡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帝詔鉞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羣臣奉上帝號明年鉞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鉞於第左建大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鉞亞林甫而揚國忠不如也然鉞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

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鉞至趨進
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鉞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
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為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
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
繇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為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
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等候準經過饌具倡
樂必素辦無敢違意鉞事嫡母孝而與弟鐸友愛鐸疾
鉞宦達常忿慢不弟鉞終不異情鐸歷戶部郎中鉞與

錡名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錡畏事泄託它事捕殺之以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王子章會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錡錡遣季隣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錡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為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錡與邢縡善縡鴻臚少卿璫子也以功名相期錡因錡亦交縡十一載四月縡與錡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錡付告牒錡意錡與縡

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隣逢鐸於路鐸謂
曰我與緯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既至緯與其黨
持弓刃突出格鬪鉞與國忠繼至緯黨相語曰勿鬪大
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
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緯盡禽其黨國忠奏鉞與謀帝不
信林甫亦為鉞言故帝原鐸不問然欲鉞請鐸罪使國
忠諷之鉞良久曰弟為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
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鉞未知方上表自解

有詔希烈訊鉅矣有司不肯通奏鉅見林甫林甫曰事
後矣俄而鐸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
冕叱鐸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為臣不忠為弟不
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
可妄鐸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鐸杖死鉅賜死三衛廚冕
請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
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激雷號自
雨亭其奢侈類如此鉅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鉅彊

之為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鉞附
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鉞
亦族矣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為判官堅被劾鉉發
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鉉得
罪方為閑廩判官妾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
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
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

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
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
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
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
內蠱艷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
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
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
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

堅等所欲既克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為天下
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
擾而竭之斂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鉅國忠
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宇文融傳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

臣德潛

按舊書置勸農判官十人通鑑綱目俱作十

人

揚慎矜傳詔刑部尚書蕭炅○舊書作蕭隱之

王鉷傳然鉷畏林甫謹事之○舊書作雖晉公林甫亦
畏避之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七十五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

哥舒高封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為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補效穀府果毅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捕酒長安市年四十餘

遭父喪不歸不為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
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
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
歸心為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
蕃副將倨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為股慄遷左衛郎將吐
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為三行從山差池
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
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為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

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
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
至鏖鬪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嘗逐
虜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
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
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
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為常會忠
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但齎

僕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
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為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
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
為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
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壘有白龍見因號應
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
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
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梓其將高秀巖張守瑜

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為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淪腸為熱洛河以賜之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

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

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

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

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

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少保翰者

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既疾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

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

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邱為軍司馬蕭昕為判官王

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為屬將
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隴
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
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
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
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邱使王
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
弛無鬪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為帝言得不坐翰既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偽為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瀝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

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既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名乾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敵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

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

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
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
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
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
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
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岨無行列賊乘高顏石下
擊殺士甚衆翰與良邱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
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為陣十五五

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
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遜者王師
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氈蒙馬車畫龍
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倚戈天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
火其車燔焱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
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
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
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壑廣二丈深一丈士

馬奔蹙相壓，迺少選，漸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紹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吳在南陽，臣為陛下以

尺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即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執火拔歸仁日背主忘義吾不爾容斬之翰以書
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
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乃殺之翰為人嚴少恩軍
行未嘗卹士飢寒有啗民樵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
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擣菹飲酒彈箜篌琵琶為樂而
士米粒不饜帝令中人表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
帝即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

封鐫如故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書請堅壁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為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及翰與國忠貳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劔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太尉諡曰武愍

子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華清宮擢尚輦奉御累遷光祿卿以翰陷賊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歎息李光弼討河北曜請行拜鴻臚卿為光弼副降安

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中監襲封為東都鎮守兵馬使
德宗立召為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為
偽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
原奉天好畤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
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
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
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干折時以翰
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曜

擊賊收汝州禽兇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詔
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
有詔督戰曜進次潁橋雷震軍中七馬斃曜懼還屯襄
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殪人于塹以薄壘曜苦戰
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天集
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
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
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

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華以兵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詔普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抹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奪為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珣代之召

入為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
俱以儒聞垣茂才高第有節槩崿岷岷皆明經擢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為四鎮校
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
父子並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
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啓
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
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

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蔥嶺涉播密川遂頓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為三使疏勒趙崇玘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渡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猶

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濡韉不濡兵已成列仙芝

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陣

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斬五

千級生擒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

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

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

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

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

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闕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

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
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
十二國皆震懾降附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
至河西靈啓怒不迎勞既見罵曰高麗奴于闐使爾何
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曰中丞力也又曰馬耆鎮守使安
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荅曰亦中丞力也
靈啓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顧
新立功故貸爾仙芝不知所為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

仙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孰為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譽為四鎮節度使而詔靈譽還靈譽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譽益慙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譖仙芝於靈譽者既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滔欲捽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俄加

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王車
鼻施約降仙芝為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
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以直其寃仙芝為
人貪破石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甚
衆家資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
尋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順為河西節度使羣胡固留思
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
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曠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

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
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
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
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
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
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
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
百里賔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

常清陳尸於蘧蔭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
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
我為盜頡資糧誣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
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
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
爾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
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
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譽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僉從三十餘人衣襟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僉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勒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名僉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

詔邀擊靈訇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
禽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
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
即用之軍還靈訇迎勞仙芝已去奴裊帶刀而判官劉
眈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
吾僂封常清也眈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以功授豐州戍主仍為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訇為
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

為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戎務常清才而果習無疑
事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
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
突常清騎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
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
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
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
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

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為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廩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為范陽節

度副大使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遺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即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度河陷滎陽入甕子谷先驅至蔡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戰於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

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
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
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
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効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
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
汙國家節度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
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為表以
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

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贊曰祿山裒百鬪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內譟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關遏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為左右蒙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

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高仙芝傳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舊書作王庭芳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謹案卷一百三十四第六頁前二行至自衣缺勝
衫刊本自訛是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二百七十六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

營州都督謚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
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
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
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
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
順表為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
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

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
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為戰區露皆蔽野光
弼酹而哭之出為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
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
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
兵焱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
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

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濔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解救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藁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

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
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
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
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
先取之堰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
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
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

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
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
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
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
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
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
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搆
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

明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
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
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
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
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譟突騎
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
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
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

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畤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

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
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光
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
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
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
京杲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
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
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

計然洛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
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
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
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夫辨
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
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崕嶺
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
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

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
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夜甲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
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
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
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
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
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
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

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潭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潭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蹈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

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

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
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
之退者斬既而馮瑑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
來廷玉曰馬中天非卻也乃命易佗馬有裨將援矛刺
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
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
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十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

計禽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
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
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
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
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
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絕餉
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
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

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

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

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

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

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

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聞公降二將何易也光

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

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

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
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
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
北人謳唵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
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
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
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

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
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
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
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保聞喜抱玉
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
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
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
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

泗州帝為賦詩以餞朝義乘卬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

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

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

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

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

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卿

踵入朝其為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

光弼收許州斬賊羸千級縛偽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

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
建丑為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
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
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相州北印之敗朝恩
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
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
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
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

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遂為光弼行喪號哭相聞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謚曰武穆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

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為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符離為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為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奉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光進字太應初為房瑄裨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

寇至便橋郭子儀為副元帥光進及郭英又佐之自至
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為渭
北邠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
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
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為榮
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
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自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
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

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
北城光弼方壁中渾摯聞併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
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
千乘載木鵝撞車麾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
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
戰日方戰賊為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
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

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鬪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徙軍翼成為麾下所害

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為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璜玉

功為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
璘屯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
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
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
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
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
安足賞哉累為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

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抉關以折衝從收魚海五

城遷中郎將後為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
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為鹽州刺史
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汧隴國臣謂人曰虜乘勝
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
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瑊因
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

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
劉龍仙以騎五千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

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

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寧僕固懷恩引吐蕃兵
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
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
孝德應之大戰赤沙峯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太
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
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為江陵節度使樸厚不
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使之李希烈反詔與

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天師却失所持
節賊追及奮力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
漢水拏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
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
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謚博士李吉甫議以中
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為
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
忠可錄遂謚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為兩都遊弈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為傅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為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

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
騎出入廷玉稱為勝己以子妻之及歸薦於光弼自行
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
曜東討利貞為先鋒次邠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
百橫擣其右賊鋒誣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
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
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
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為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

門大諱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鋒乃止廷芝出奔
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
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為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禽安
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為
都將訓兵自守號為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
之引為腹心封上谷郡王為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
遷左衛將軍為防城使修壘堞晝夜執戈徼巡從幸興

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幸奉天幾二十
年卒贈洪州都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
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真為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
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
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民隸浙西豫平表晁
方清其後潘獍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
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寧陵遏水灌之親

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為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煙閣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闌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別傳

烏承玘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干殺其王邵固

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
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玘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
詔信安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玘請含章曰
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畜銳
以折其謀含章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玘獨按隊出其
右斬首萬計可突干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
國中門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
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

城邑承玘室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
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
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為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
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玘勸思明曰唐家中
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畧刻公殆與俱亡有如來身
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
聽命始承恩為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逆東都故肅宗
使自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玘謀投豐殺之不克

死承玘奔李光弼表為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為石嶺
軍使王恩禮為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
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鷺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
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
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
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
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嫵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

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李光弼傳封薊郡公○舊書作薊國公

生執五千人○舊書作生擒五百人

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舊書作與之百

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舊書作楊希文

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舊

書作遂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七十七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六十二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地偏

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

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克朔方節

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

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

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

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橐城南

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偽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以

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

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
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
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
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
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
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
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
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

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國威
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
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
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賊將阿史
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
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
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
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

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為內應子儀攻蒲復
等斬陴者披闔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偽納之兵半入
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
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于陳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
詔還鳳翔進司空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
滴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
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罪于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
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

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
澧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
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
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
郡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
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
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

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空飛
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
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
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
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
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元年破賊河上
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

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

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昊前軍
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昊中流天子儀督後軍未及戰
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
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
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
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
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
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

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
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
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
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為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
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
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
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
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

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
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
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
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
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
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
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
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

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
朕不德詔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
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
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為朝恩元振交訾之
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
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為關內副
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
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

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
遇射生將王獻忠以穀騎叛劫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
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
千軍寢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
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為
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
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為游弈直度
澶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

鼓未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

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

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

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

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

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

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

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

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
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
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
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昏市井人竄虛名逃實
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
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
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
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

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
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
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
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漕衣大
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
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
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
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

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

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謝罪帝勞曰

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

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

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為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

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

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

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

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恩賚崇縟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

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為雍王定闕

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墮大典且用兵以來僭賞者
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耻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
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
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幣咸具永泰元年詔都統
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
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
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

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蓋屋李抱玉屯鳳翔周
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
屯涇陽軍纜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
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
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
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
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
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

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
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
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
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
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昏持滿待
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
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
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

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
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
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
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
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
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
二百戶還河中大歷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
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

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遺屯涇陽邀戰於

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
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
為盜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
使屯邠州徙璘為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
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
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
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

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
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
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疾傷彫
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魚吞河隴
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
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魚數馬臣所統士
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
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

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
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
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
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
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
宰克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
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疋盡罷所領使及帥
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

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
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
門哭送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
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
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
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
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
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

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
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
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
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
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
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
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
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

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
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
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
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
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
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
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
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曜盱眙眡曙曖曙

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沈靜資貌魁傑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為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勲族子儀

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姦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鑑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歿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孝初曜襲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曖映曙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鋒晤子鐸各百戶

云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
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
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
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
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
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
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泚

亂南走山谷賊昇致之欲汙以官佯瘖不答賊露兵脅之不動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既而奔奉天天子還改太子賓客子綱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擢為豐州刺史晞憐其弱不任事丐罷德宗遣使者召綱綱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為諫議大夫言政事

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
給事中俄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
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闈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
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
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
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
貴驕氣不類勲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
無餘貲親友為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暖字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暖年與公主侷十餘

歲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

大歷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留禁中未泚

亂逼署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

嘉之釋主罪進暖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千戶尋遷

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

射初暖女為廣陵郡王妃王即位是為憲宗妃生穆宗

穆宗立尊妃為皇太后贈暖太傅四子鑄釗鏜鈺鑄襲

封

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為奉禮郎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為邠寧節度使入為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為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穆宗即位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領進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又帥劔南東川大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郭杜

元穎不能禦詔釗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
州兵寡不可用釗貽書譙蠻首差巔以侵叛意差巔曰
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圍我以是報乃與釗脩好約無相
犯天子嘉之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為太常卿卒
贈司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
公給事中盧宏宣奏釗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
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
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

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
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縱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為主營第長興里順
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縱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
自景龍後外戚多為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
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
以富貴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橐
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壇穆宗嘗幸之置

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克閑廡宮苑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銛性和易累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鏃卒代為太子詹

事宮苑閑廡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

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

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

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

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

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

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

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為禁軍將軍曙終初國公子儀

母弟幼明性謹愿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

府監贈太子太傅子昕肅宗末為四鎮留後關隴陷不

得歸朝廷但命官遙領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

廷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

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失

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
守將交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今忠可止廷大都護四
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
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叙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
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
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
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

以至誠猜忍阻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
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
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褊唐史臣裴均稱權
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
者不之貶嗚呼均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
後云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郭子儀孫鋹擢鋹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舊書累
官至衛尉卿駙馬都尉改殿中監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三十六第九頁後五行逗留淮南刊
本逗訛逼據毛本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本姓安刊本本訛安據毛本改
第十七頁後二行沿汴渠夜入刊本入訛久據毛

本改

卷一百三十七第十四頁後八行晤曖曙映刊本
晤訛盱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騰錄貢生臣王嘉稷